晶報

社址上海望平街

定報價格：每日出一張增刊無定。中國境內全年二元、半年一元一角、每月二角，日本同。其餘外國各埠加倍，均作大洋計算，郵費在內，報費先惠。零售加一。

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

廣告刊例：「特等」登於新聞之中，價目面議。「頭等」封面分格計算，每期每格一英寸寬二英寸，二元。「二等」每格分三段，每期每格洋七角。長期另議。

伯庸醫院

美國人工太陽燈

專治搽藥无效之一切皮膚病

院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　電話中央一六二四

樂志華君鑒

國貨無物可代之物不能容外貨抵制，素精乃佐饌妙品，滋養豐富，質地純良，可以抵制舶來之一部分，而其功效（久食補身）則更過之。請樂為提倡，有志振興中華實業諸君，惠鑒為荷。小瓶三角，大瓶六角，本外埠各大南貨食品店均有出售。

福民醫院

內科　小兒科　新(羅)光線科　外科　耳鼻咽喉科　泌尿器科　皮膚花柳科　婦人科　各科均有專門

主任診察：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。門診：下午三時至六時。出診：X光線診斷治療、下午二時至三時。血清反應試驗。每月二次。

(十五日三十日)星期日下午一律停診

救療部佈告

徽州休城　胡開文老首起　筆墨莊

現由休甯運到家藏極品陳墨數十種，敬請文學界諸君惠臨選購，餘如特製上等送禮品及日常應用品，並精選各種湖筆名目繁多，不及備載，如蒙光顧，竭誠歡迎。

上海河南路八十二號郵棋盤街交通路對面　本莊經理汪鑑堂謹啟　電話中央一八四三

寒雲癸亥鬻書格

已改定由各南紙店及晶報館收件，尅日取件。

林屋山人開診

林屋山人道德文章，當世欽仰。山人於遜清丁酉拔貢，癸卯舉人，由直隸知縣擢知府，民國簡任道尹，歷長鹽運，研思精書及公府秘書，軍書之暇，好治仲景思邈遺書，籍秘無不靈驗……山人雖不以醫名，然三折肱者亦無以過也。比年不樂仕宦，寓公海上，為穿數年以來，活人無算，同人等慫恿再三，始允於今春三月三日懸壺問世……（內科婦科兒科喉科）

介紹人：朱葆三　吳昌碩　袁寒雲　嚴獨鶴　朱少坡　蔡香孫　余大雄　馬二先生　王一亭　徐乾麟　袁履登　伊峻齋　徐小圃　王博謙　黃楚九　天台山農

門診：上午九時起至十二時止。出診：下午四時至八時。門診一元。出診本里二元、法界四元、英界六元、美界十元、華界八元。貧者送診。診所：法租界貝勒路二十七號。

中國精益眼鏡公司

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　電話三八九五

分公司各省各埠

本公司為中國首創，專精光學，新式儀器，驗目配光……

華義銀行廣告

本行資本：國幣一百二十萬圓。公積：國幣十六萬圓。

特點：辦理一切銀行業務，外匯……

注意：（一）於本行存款……（二）以…

國內外各地聯行：上海、天津、漢口……

大號仙女牌香烟

煙味香醇　價錢公道

上海永泰和烟草公司啟



上海五洲大藥房

樹皮丸　自來血　海波藥

是丸功能壯筋補腎，健腦固精，專治遺精陽萎，腦力單薄，神經衰弱等症，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，體力之強壯也。每瓶洋一元。

此藥自發明以來，歷受社會所推許，備有補血生精，療治血虧，療之特效性質和平，無論男婦老幼，四時均可常服。大瓶二元，小瓶一元二角。

清理血分，毒除人身內蘊毒質，患花柳病者服之，去污生新，身清便凡，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。每瓶一元。

神州日報之探海燈

神州日報出版以後，所出各種附張，無不受人歡迎，五年以前，有探海燈一欄，尤為膾炙人口，厥後此欄停刊，變為文藝俱樂部，又脫胎為晶報，事隔四年，諸君咸已忘卻，故此次自五月一日起再刊，別具一種格式，裝訂成册，大小像晶報之半，所收材料，亦均聚精會神之作。

易言之，即每月三日一張探海燈，三日一張晶報，及探海燈二種附張，定於附送晶報之日，探海燈休刊，餘日均設有探海燈一門。

探海燈內容，趨重於上海之社會情形，諸君投稿，務請以上海為範圍，特著不在此限。

補報是件困難之事，探海燈逐漸發展，存報供不應求，諸君如欲閱者，須速訂報。

探海燈再活，已十日了，印象業已不惡，今再記些新鮮題目，請諸君一看。

不識好人心的天鳳
請教買剩報的編輯
游戲場觀察記
……
自畫供狀的依樣葫蘆集
梅蘭芳須要樊山償他兒子的命

君愛讀涵秋小說乎？

李涵秋先生所著之小說，歡迎者衆，無俟揄揚，下列數種，悉為先生極心之作，書存無多，愛讀者盍購求之。

□雙花記　四角　對折
□雙花記　二角　七折
□雙鵑血　五角　七折
□琵琶怨　二角　七折
□瑤瑟夫人　三角　七折
□涵秋筆記上下　一元二角　對折

經售處　□晶報館　□有正書局

德國新發明一袖珍計算器

此機算法異常簡捷，加減乘除均可運用自如，位數共有九位（兆億），用英國美質精製……携帶便利，長七英寸，寬一英寸三分之一，厚四分之一英寸，旅外經商工程師及會計等必備之具……

上海愛文義路卡德路北新開南京中國學生會內

經理許兆豐白

負責根治專門花柳病

淋病　梅毒　腎虧　痔瘡

……中和醫院……

普救忠告臌脹病家

有此妙藥，可以無憂。如若動刀，性命必休。

臌脹無憂丹

總發行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 止威大藥房

愛國同胞大家注意

金馬牌香煙，每罐內均有獎券，積存多張，可換各種貴重適時之贈品。



中國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

晚間花柳科

□送診壹月□

▲時間每晚七至十句鐘
▲診治周詳妥確，速效，最新療法無痛注射
▲患花柳病日間仍需照常辦公者，注意與淨毒除根之治療所
▲地址浙江路牛莊路口

天賜分醫院

唐拾義

專門治咳醫生

專售久咳丸

上海三馬路　父子大藥房

頭痛散

中南國產製藥社秘製

朱氏此散，不必口服，紙包鼻嗅，功效神速，每瓶洋二角……上海各大藥房及各埠均有經售



背痛

問保壽險者必經醫士考驗其小便，然後方能定保者之壽限，此無他，驗小便可以知腎之強弱也。背痛者腎弱之起點也，有則速宜治愈，否則腎更弱，較重之症叢生矣。此丸主治腎虛背痛、風濕、水腫、腎筋痛、腦系痛、大脚風、膀胱炎、石淋、腰痛、小便渣滓、小便停住、小便不通、夜多小便等症，大有奇效。

每瓶洋一元四角，每打洋十四元

各埠藥房均有出售

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啟

兜安氏秘製保腎丸

□本報所列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

哭涵秋

（丹翁）

阿呀、涵秋、你真死了嗎、當日你家的長吉、人恐怕他做詩要嘔出心肝、阿呀、涵秋、你做小說、差不多心肝也要嘔出來了、可是長吉死時、年不滿三十、你已到大衍、千古的大名、長吉雖比你早享了千年、可是你在人間的春秋、比他已多賺到二十幾個、你可也就死而無憾了、阿呀、涵秋、現在的國家、是個甚麼樣兒、不久又要變成甚麼樣兒、怕的我們將死的難免都得看見、你幸而未曾寓目、你又可以死而無憾了、你十年來、替家人做勞工、算算你的小說出品、大概已有數百萬言了、按日估計、應該每日口吐若干言、但非此、你全家幾口不能存活、如今男女婚嫁、心願都畢、坦然歸去、你又可以死而無憾了、從前人說、大丈夫要死得烈烈轟轟、試看今日、誰配當得大丈夫、我以為只有你配、死一大總統、死一軍閥政閥財閥、試問大家對他作何感想、有的或以為死了一隻老虎、那尋常的、也不過當作死一隻狗罷了、阿呀、涵秋、你不過一個賣文的窮措大、我們在報談報、一傳到你這死訊的時候、凡有名的報館、誰不齊聲道一聲阿呀呢、皆以為從今以後、再要得涵秋一言片語、在報上發表發表、比登天還難了、至於晶報、更如同去一毫柱、非同小可、阿呀、涵秋、像這樣庶幾當得烈烈轟轟四字、你又可以死而無憾了、不過友人[illegible]說過、人死是一件丟醜的事、必得死在無一人知道的所在、才算[illegible]、阿呀、涵秋、你百無遺憾的當中、這一點兒、恐要讓後死人去彌補、但辦得到、辦不到、還在不可知之數、總算以上的種種便宜、都被你占着了、阿呀、涵秋、千秋萬古、萬古千秋、我想你也不高興再來了、阿……



□李涵秋先生之遺像□

李君涵秋哀辭

（大雄）

嗚呼、天胡奪我涵秋之速耶、涵秋之盡力於吾報、寧唯予一人所心折、即凡讀吾報者、亦[illegible]不樂誦其文、以為不可須臾離、而今竟死耶、涵秋之未死也、嘗為予言、願[illegible]絕其他一切文字之任務、專從事於吾報之撰述、今其尚可得耶、涵秋之死耗、來於吾前、而吾報揭櫫涵秋之文、猶未絕見於篇幅也、自今以往、其又可復續耶、嗚呼、涵秋其竟死耶、予之知涵秋也、自予承乏大共和報之日始、每讀其所為廣陵潮小說、輒心儀其人不置、比其至滬、則與昕夕過從、既久而益相得、其為人孤介絕俗、雅不為時流所喜、顧一與之稔、乃覺其和平溫厚、藹然予人以可親、惡知其竟不壽耶、涵秋年方五十、稱觴介壽之日過、未幾而竟死、其死也、以猝病、蓋既懷才不遇、家又苦貧、乃恃鬻文為生活、畢生心血、實盡於是、又惡得勿速其死耶、予之主任神州日報也、未逾年、而汪君寂照死、予痛失一臂助、為慟哭者累日、今方晶報活躍之時代、又痛失一涵秋、予其何以為情耶、嗚呼、涵秋死矣、而涵秋畢生心血所寄之文、苟猶幸不與俱死、是則涵秋之所宜瞑目、即予哀涵秋之意、其亦可以稍慰矣夫、

□李涵秋先生遺墨之一□

▲致余大雄先生書之一頁

江紅蕉與張紹曾

（波濤）

最近新申報裏面小申報主任江紅蕉氏、突然的辭職、許多閱報的人、很注意這一件事、據新申報的廣告聽起來、說江紅蕉『自行辭職』、但為什麼自行辭職、報上沒披露、到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、原來這其中還來着一些小小的政治臭味呢、江紅蕉於他辭職以前的前兩天報上、做了一篇小評、題目是『張紹曾是狗麼』、不消說得是罵赫赫威嚴的現任張總理了、誰知張總理却沒有什麼反響、却惱怒了報館以內的許總理、許總理遂發布了一道命令、給總主筆、吩咐總主筆交代江紅蕉、以後不可再寫張紹曾、江紅蕉氏却將原命令却還、隨手一封辭職的書遞了去、便決然的脫離了小申報的關係、這是真正的原因、這一段事、我知道了、恐怕許總理擁護張紹曾的一番無微不至的苦心孤詣、埋沒了、不能給張紹曾曉得、因此將這內容在咱們的報上披露出來、也可以間接的替許總理稍稍個信、給張紹曾曉得曉得、那末於許總理方面、不無多少有些利益、許總理的心裏、一定很感激我們呢、

我薦任總主筆

（素翁）

前幾期丹翁在晶報上、登了一則『有志為總主筆者讀』、說是要三種資格、一、要活潑的青年、二、要書生的白面、三、要衣服的時髦、我想來想去、沒有這一路人材、像申報裏的冷血、別的不去說他、小白臉兒是不能算了、新聞報裏的浩然、是個矮胖子、也不行、新申報裏的東臬、翩翩的少年時代、已經過去了、時報的公振、青年倒是位青年、衣服未必穿得時髦、而且身體太長、時事新報的東蓀、瘦得像麻骨將軍一般、神州日報的吳瑞書、頭髮蓬蓬的、還殺得上那種資格嗎、在原來總主筆中、是找不出的了、在未來總主筆中、我倒想起一人、是盧子嘉的公子盧小嘉先生、他倒很合那三種資格、但不知這位先生能俯就嗎、有人說、他事情很忙、我說掛一個名也好、我就斗膽薦給丹翁了、

□挽涵秋　（丹翁）

小說海內三名家。北存林畏廬。南存包天笑。延譽平生兩知己。前有錢芥塵。後有余大雄。

永壽室筆記（七十三）

□陶瘋子　（袁唐志君）

珍娘道、你再去盛一碗飯來、巧珠和我一同吃、倪媽聽了、遂又去取了一雙筷、盛了一碗飯、珍娘遂和巧珠、側着身體、爬入小台上吃飯、（船房裏的台子、四只台脚、很短的、二只脚擱在上面鋪邊上、二只台子脚、擱在下面鋪邊上的、巧珠珍娘把靠窗的這橫頭做枕頭、因此坐起來、身邊就是台子、坐入被窩裏、吃飯或茶、都很便當的、）不一時、把飯吃畢、倪媽收去碗盞、又泡了三盞濃茶、一盞給了陶瘋子、一盞拿進房來、一盞給珍娘、一盞給巧珠、二人飲罷了茶、巧珠叫倪媽進來、倪媽道、姊姊叫我則甚、巧珠道、我和小姐要睡了、你這扇房門給我推攏了罷、倪媽應諾、即把船房門推上、巧珠見關上了門、遂笑着向珍娘道、夜深了、小姐睡罷、珍娘道好、正要想脫衣睡覺、忽聽巧珠又說道、小姐、你身上的珍珠、摸出來罷、恐睏了要觸痛的、

肆遠漫錄（四）

（瑠公）

吾鄆天王承天二寺、藏吳道子畫觀音像各一、非眞蹟也、據老友黃葉翁說、殆出宋元間人手筆、斯亦良可貴矣、南通張皇帝、修造狼山觀音院成、蒐集稀稀之觀音像、供奉其中、豪奪巧偸、無所不至、計其所獲之像、木者、石者、瓷者、玉者、金屬者、繪畫者、已無慮數百種、而吾鄆承天寺之畫像、居其一焉、先是、寺中住持僧某、為皇帝淫威所懾、將出是像以奉之、為邑中紳貴所阻、乃未果獻、已而皇帝求之急、僧乃大窘、竟挾是像以俱遁、遂卒為皇帝所有、邑人聞之怒、一方報官請緝、一方、則逕與張氏交涉、要求退還、張竟不許、數百年之古物、乃坐視強豪攫奪以去、皇帝之貪婪可厭、和尚之勢利、亦可誅也、比者、黃陂當國、以欲羈縻國會議員也、則屢設讌以款之、時人為之語曰、『菩薩請羅漢』、吾今即借是事、以與之屬對、則曰『和尚拐觀音』、亦差足發一噱、然終奈彼皇帝何哉

怡紅院裏的哭聲

（英英）

北京韓家潭怡紅院裏有位姑娘、喚做素蘭、他房間裏有個喚做老二的、是『愛之花』的舅母、愛之花的娘、此番被津浦車的土匪放歸了、他的娘舅、却被匪徒劫去、這個消息、傳到他的老婆老二耳裏、悲痛萬分、說是要用二千塊錢、方可取贖、無論一時也籌不到這兩千塊錢、即使籌到了、又向那裏去贖咧、有人說在葫蘆山上、有人說在黃牛山上、到那裏去找尋去呢、有位客人告訴他、這都是政府不好、這都是軍人不好、老二帶哭帶罵道、斷命的政府啊、殺千刀的軍人啊、害得奴好苦啊、罵了一陣、他也始終沒有曉得什麼叫政府、什麼叫軍人、老二還有十歲一個女兒、也帶着哭爹爹、午夜夢回、如聞嫠婦之泣、眞令人不忍卒聽、不圖怡紅院裏、自聞瀟湘鬼哭後、乃又有此慘聲也

大前門香烟

大前門

在中國最先製造

上等大號香烟

大前門

英美烟公司

□本報所列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

□李涵秋先生遺墨之二□

▲愛嵬司光錄原稿之一節

李涵秋先生的死後觀

（畢倚虹）

李涵秋先生、以小說名當世、不幸於十三日死矣、吾人與一般讀小說者、得此噩耗、均甚驚惋、小說家之死訊、有震動社會之能力、中國前未之聞、自李先生始、此固李先生文字感人之深、亦國人重視文藝家之徵象也、李先生之著作極夥、自以廣陵潮為最佳、聞先生著廣陵潮時、主李氏西席、凡三四易稿、乃實成書、後此所作、遠不逮前之精粹、近數年享盛名後、坊賈坐索、未暇琢磨、忽忽付梓、問世[illegible]、殊為先生盛名之累、愛先生者、殊為先生遺憾也、平心而論、李先生於章回體白話社會小說、不愧為一作手、在一時代的文藝上、確有位置、短篇實非先生所長、李先生死後、於小說界上、却呈一種『舊式小說家彫落』之感想、李先生所著、於中流社會及婦女界之魔力極大、以地域論、內地迷信李先生、較京滬為甚、以年齡論、四十五十之人、較青年為甚、緣李先生之思想、頗能真切代表中國過渡時代大多數中年以後人們的心理、以是得閱者盛大的同情、換言之、李先生實一中國社會的保守主義者、亦即中國小說界的舊派描寫者、李先生今年才五十、遽歸道山、其故以撰著太繁、心血嘔盡、吾人感於李先生之死、能毋聯想賣文生活之悽苦、李先生既為此刻苦撰寫之犧牲者、勗苦之小說家、或引以為戒乎、其實逾量之勤苦、心靈閉陰、體質脆弱、既戕其身、復害其文、久而久之、且損其名、甚可畏也、小說界中、宜特開一追悼會、更宜遴一代表慰問李氏家屬、尤切要者、宜調查李先生之身後問題、如有待扶助匡濟者、諸小說家宜盡力助之、小說家之有無風義、我將於此一點覘之、近人對小說家之批評、輒以尖刻無行相鄙、新文化巨子、又屢以文丐文娼相斥、小說家乎、我願公等一洗此恥也、余事殊冗雜、邇來伏案執筆時甚少、對於李先生之死、感想極多、茲雜寫二三、已盈幅矣、余去年與李先生個人、僅於青社席上見一面、數分鐘之談話、初無若何甚深之交誼、今茲所陳、蓋為社會對於文藝家應有之相當敬禮、且欲藉此為小說家一爭人格也、

梅母之壽

（一笑自北京寄）

蘭芳幼失怙恃、何來梅母、所謂梅母者、蘭芳之伯母、景龢少主人梅大瑣之夫人、[illegible]陳氏也、氏年六十、蘭芳為[illegible]稱觴、所以報其撫養之勞、情也、各界中之與蘭芳交誼者、前往祝賀、禮也、若夫政客名流、平日之以風雅自命者、亦大作其詩文聯語為贈、是亦不可以已乎、程玉霜之娶婦也、以美男配佳人、其事至韻、文人好事、尚不負此風雅二字、今梅母以花甲之媼、既無德之可紀、更乏事之足稱、乃亦勞諸公之錦心繡口、未免斯文掃地、或曰譬之嫖妓、於鴇亦當稍假詞色、所謂愛屋及烏也、然則壽梅母者、固皆妓蘭芳、而捣胡媼也、嗚呼、

王瑤卿的年齡疑問

（淞廬）

昨天（五月十七）的小申報上、有一篇春雨梨花館的劇話、劈頭兩句道、『余別都門已十有二年、而不見瑤卿奏技六十有二稔…』照此推算、假定王瑤卿十歲登台奏技、那末如今已是古稀以外的人了、現在的王瑤卿過七十了嗎、依著這位春雨梨花館的話、就算王瑤卿天賦聰明、生下來一歲的時候就能奏技、如今起碼也有六十二歲了、王瑤卿究竟是花甲以外的人嗎、我們報上、今天印的一張照片、是王瑤卿最近的肖像、請大家看看、王瑤卿是六十、還是七十了、有人說春雨梨花館六十二年前瞧見的奏技的瑤卿、一定現在亦舞台奏技的瑤卿之父威祖、春雨梨花館、不過賣老罷了、又有人說、照此推測起來、這位春雨梨花館主算他十歲就聽戲、有的知識、那末今年這位館主、也有七十多了、有認得館主的嗎、究竟還是六十七十、有人說、這問題很容易解決、到小申報裏去訪一訪楊塵因先生、就明白了、因為楊塵因先生等於春雨梨花館、大概這位館主一定是一位白髮盈頭、龍鍾老叟了、

□王瑤卿之本來面目□

訃報告

□其一□　（芹孫自揚州寄）

海內第一小說名家李涵秋長者、於陰歷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九時逝世、記者翌日始聞耗、馳往弔、長者已入殮、禮畢、由其介弟漱香先生、為述長者病狀、據云、臨逝之前數日、毫無病兆、迨至臨逝之前數小時、尚在東嶽廟觀會、及歸家、神色亦無少異、綏坐椅上、自捧水烟袋吸之、頃覺兩手不能舉、烟袋落地、面唇呈紫色、家人大恐哀號、施救無及、遂歸道山、漱香先生言至此、嗚咽不能成聲、淚涔沾襟、衣為之濕、良久、漱香始續言曰、先兄於臨逝之前一日、尚撰稿寄津滬各報、誠不料遽遭此變也、記者聞言、鼻為之酸、不忍久坐、亟辭漱香先生出、嗚呼、書生命薄、天不假年、吾揚又少一文壇健將矣、

□其二□　（張公館六小姐）

我前日子、聽見笑舞台個案目金山說、笑舞台勤浪弗曾關格辰光、要想盤脫、[illegible]倒有意思格、談子長遠、價錢脫辣、張蝕川[illegible]、落里曉得姓浦格弗爭氣、到底關門哉、過歇張蝕川仍舊要開笑舞台、不過弗向姓浦格手裏去弄房子、等俚七月底滿期、蝕川向房東從八月初一租下來、就要開幕格、現在是說道、狹撥拉俚匣弗要格哉、阿要像殺有介事、前兩日聽說、巡捕房裏為仔笑舞台空關子長遠、要吊銷照會哉、房東嚇得無法、要逼姓浦格開門、姓浦格死路才尋得夠、只好半送半賣、租撥拉潮州戲哉、阿要嗚屎臭碗、

□切廬兄鑒、辱書、久稽裁答、罪甚、頃閱報載、靜雜誌、第七期、出版廣告、目錄中、又有小隱之名、因思弟既未以稿件寄奉尊處、是否抄自他所、抑係另有同名之人、尚乞示下、以便聲明、緣弟近來自慚譾陋、不欲再以一知半解災棗梨、更不敢掠人之美也、順候著祺、　弟小隱啓、

□叔鸞先生偉鑒、五百零一號晶報、尊著『人工美容秘法』中、酒精美容秘劑一條、所謂酒精、究係何種物質、何處出售、是否街巷摒賣之品、抑係別一藥品、尚希不吝賜教為禱、　韓一雁謹上、

鬻扇

炎夏初臨、驕日可畏、扶桑東望、思風徐來之爽、讀吾報者、既對佳文而激昂、則必有手揮目送之煩焉、奚書遺酷蒸、當夫流汗浹背之時、定思清便面四十事、以酬讀者之雅、南風可競、驅彼九陽、東海將飛、朋茲三足、書五月九日之辭、索二圓四角之價、得逢其時、允副聚頭之喜、藏須以候、豈同紈扇之捐哉、凡欲易扇面者、幸將下方小印裁下、與直二圓四角同郵、立時奉扇面一事、楷隸咸備、可以指索、如以扇來屬書者減收二角、冊葉同例、此啓、

一年有半（第三編）

□二一□　（天笑戲墨）

當兩人談話的當兒、只聽得門前嘟嘟的幾聲、一個西崽上來說、七小姐、汽車來了、靜美道、去罷、我是咖啡不喝的、喝了晚上便睡不着、伯濤道、如此我也不喝了、靜美便掏出一塊錢來、給了西崽的小賬、和伯濤走下樓來、阿根早迎着在門口、便道七小姐到那裏去、靜美道、上海大戲園看影戲去、阿根道、這影戲是好片子、去看的人很多、不是在電車上都登了廣告、叫什麼『賴婚』嗎、靜美點點頭、便和伯濤一同上車、從福州路一直、到河南路轉灣、直由北四川路、直達虬江路、在汽車中、靜美說、今天的影戲、大家都說好得很、大少要是你今天到了蘇州、我就沒有福氣去看了、伯濤道、怎麼沒有福氣去看、難道你一個人不能去看嗎、靜美道、一個人誰高興去看啊、我是一個人從來不高興看戲的、伯濤道、也許和別個客人同去看呢、靜美把個額角、偎在伯濤肩旁道、約是倒有客人約我同去的、但是我不願意和他們同去、而且我是每日要出堂差的、也沒有這功夫、今天是出空了身體、舒服一夜了、伯濤也握着他的手道、如此我倒要謝謝你、靜美道、我聽得有位客人講、這『賴婚』的片子裏、布景非常之好、沒有一片不是頂好的背景、那情節是不必說了、大致是說一個鄉村女子、碰着了一個拆白黨、想着了他的身體、就不要他了、後來幸虧有一個男子、非常愛他、捨身救了他的命、說是冰塊一段、最是奇險、